



爷爷到二道桥的时候，他自己编了一首歌，就是我们现在唱的《阿拉木罕》的调子，但歌词是他即兴编的，‘为了寻找阿拉木罕，一走就是十八天，为了见到阿拉木罕，走破草鞋真可怜……’”老人哼完，我迅速判断：这首曲子可能在南北疆都流行，个别音调上肯定有区别。另外，南北疆歌词可能没有完全一样的版本，霍加木尼牙孜也是对此曲耳熟能详，因此，联想到自己的辛苦奔波，随口就把自己的心事唱出来了。王洛宾大师作为传歌人，对天山南北的各民族歌曲的旋律非常熟悉，他重新编曲或是编词都是可能的。

据说，霍加木尼牙孜和阿拉木罕对歌对了三天三夜，堪称棋逢对手。之后，漂亮的阿拉木罕跟着霍加木尼牙孜回到了哈密。

阿拉木罕在东阑干一住六年，然后离开了哈密，不知所终。“去哪了？”我问乌斯满·伊不拉英。“她来了以后，城里的巴依（地主）经常请她去唱歌，她的日子平静不了，烦了，就劝我爷爷走，但是我爸爸、叔叔都还小，我爷爷还要顾家，没办法，她坚持要走就走了。”乌斯满·伊不拉英老人叹息说。

“她没有生育，没孩子。对哈密的气候好像不习惯，哈密比库车热、干。主要还是生活习惯不适应吧。”老人的儿子补充道。

“走的时候，我爷爷一直送她到回王最西边的领地，还为她唱了一首歌。”耳边听到乌斯满·伊不拉英老人缓缓唱起那首歌：“我才得到的爱情，就要这样分离，你的离去使我终身难忘；口中喊出阿拉木罕的名字，声音是如此的凄美，久久回荡在遥远的天空……”

从此，阿拉木罕一去不复返，惟剩白云悠悠。
院中的桑树是她亲手所植，已亭亭如盖。



临潭行吟

文 / 张 奇

咏喜泉

泉悬峭壁下，
瀑飞冶木峡。
笑迎宾客至，
洁白似哈达。

赤壁幽谷

丹霞壮野谷，
奇岩显山骨。
茅亭聊一憩，
犷悍入胸臆。

冶木峡赞

冶木峡秀复奇险，
千仞石壁插云天。
古松藤草缘壁生，
河水潺潺山斑斓。
鹰旋天崖乱云度，
谷底通衢自深远。
千曲百回皆成景，
不尽秀色自可餐。

乡 游

秋来溽热梦亦怅，
驱车乡间觅清凉。
极目四野皆农事，
秋田油绿夏田黄。
垛下挥汗弄收成，
八九人家一村庄。
百里平畴倏忽过，
不再躬耕犹牵肠。

黄润子森林公园

踏栈入莽林，
古木随人行。
逐高林疏朗，
亭憩识美景。
山花低头观，
鹿鸣侧耳闻。
豁然独啸处，
青苔印痕深。